父亲清清白白地走了

倾诉人、执笔人:姚厚念 男 64 岁 退休教师

父亲以前是扬州南乡的知名人士。我对他的一生了解得不多是有原因的。

父亲创办三育小学

我是家中的老小,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。四六年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多岁,他整天忙他的事,不过问我。到了读书的年龄,他送我到邱圩小学报名,并为我起了学名。

五十多年过去了,我的启蒙恩师孔令通还健在,校容校貌也记忆犹新。学校四周栽的是梧桐和屏条,一进校门是一棵宝塔松。西山墙有一个三十米长的葡萄架,紧挨着葡萄架的是半个篮球场大的小花园,花园中间是一棵蟠桃树。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这种扁圆的桃子。

我母亲是典型的慈母,六个儿女她没有骂过一声打过一下,对我更是宠爱。这养成了我的坏脾气,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就哭闹。在学校我听老师的话,学习用功,成绩优秀,很得老师赏识。

长大了我才知道,邱圩小学原名江都霍桥乡私立三育小学,是父亲四二年创办的,解放后改名为邱圩小学。八〇年学校迁址后,地方群众不忘父亲创办学校的一番心血,经乡政府批准,恢复三育小学校名。

开酱园以商养教

父亲四十岁之前在扬州经商,后来把生意交给大哥打理回到故乡姚宦庄,在离家二里路的霍桥镇开了育记酱园,旨在以商养教。霍桥镇离扬州二十多华里,紧挨长江边,是上海到武汉的大轮船停靠的小码头,比较繁华。育记酱园买卖公平,生意兴隆。父亲把挣来的钱用于办学,解放后我家划为中农成份。

父亲热心地方教育事业,主张教育救国。他团结地方开明人士,成立了有田品三、董国清等九人组成的三育小学董事会,父亲任董事长。校舍用接引庵的闲房加以装修改造,进门一副对联,写的是“新得园林栽树法,喜闻子弟读书声”。父亲还从扬州聘请了杭宝弟等三位教师,自己兼代校长。四二年四月二日举行了隆重的学校成立典礼大会。

学校规定:三代不识字的贫苦子弟优先入学,免交学费,书本也由学校供给。升学考试得第一名学费全免,第二名免一半,第三名给奖品。课程设置有国语、算术、外语、历史、音乐、美术、常识、体育。每年春天还举行风筝比赛。为教育学生热爱祖国,努力学习,校歌歌词是:“成长在患难的时代,要努力去学习;生活在荒僻的田野,只有艰苦地工作……”三育的创办,深得老百姓拥护,为地方造就了不少人才。第一届学生孔令达,是上海交大物理系副教授。

有个回乡探亲的大学生常达池,参观了三育小学后深受感动,撰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上海一家的报纸上,引起社会关注,有不少人来信来访,对办学者的精神主张大为赞扬。《扬州艺坛点将录》,颂扬知名人士,以父亲姚恭伯姓名为题写的是:记得当年乐育才,子肩力尽未心灰。身闲今作湖山友,兴到豪时好句来。

辞世前 7 天拒绝食物

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闲居在家,和在扬州工作的大哥生活。他不抽烟不饮酒不喝茶不打牌,唯一的嗜好是看报和看书。他有扬州市图书馆借书证,每个礼拜都要去图书馆还书借书,十多年都是如此。他各种书籍都看,包括科技和医学方面的书籍。不知为什么,他花了几年时间,把扬州市图书馆所有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书籍和资料都看遍了,即使专业学者也难做到。那时正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,引起了图书馆有关领导的重视,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,派专人通过甘泉路派出所到居委会调查父亲的情况。居委会同志说,这是个闲居老人,历史清白,遵纪守法。事情不了了之。

七十岁之后,父亲身体渐渐差了;过了八十大寿,一天不如一天。父亲十分自爱,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,为不给家人添麻烦,辞世前七天拒绝吃东西,只喝一点儿白开水,到辞世前三天连水也不肯喝。临终时穿寿衣,大哥发现父亲戴的帽子有点旧,说要买一顶新的。父亲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诙谐的话:“就汤下面吧。”就永远闭上了眼睛。时间是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。

父亲是戴着新帽子入殓的。我们六个子女默送他老人家上路。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

信箱:kbm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

儿时的向阳院

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,钢筋混凝土构筑出一幢幢高楼大厦,社区、物管应运而生,有专人管理小区的事务了。回头想想自己的童年,不由得怀念起儿时的向阳院!

倾诉人、执笔人:穆宏 女 教师 玄武区

向阳院的负责人叫老潘

一九七六年新年来临之际,我住的那个大院成立了向阳院,大家推选一位姓潘的男同志作为向阳院的负责人。印象中这位姓潘的男同志瘦瘦高高,戴着一副有着厚厚镜片的眼镜,说话声音哑哑的,大家都叫他老潘。

向阳院成立那天,老潘带着几个院里的男同志从单位搬回来一个大鼓,还拎来一个铜锣,一个劲儿地轮流猛敲,鞭炮、天地响也猛放了一阵子,在家待着的人都从自家窗户探出脑袋或走出门看热闹。

当天,老潘还率领单位放映队,在大树上挂上银幕,全院的男女老幼冒着严寒,在那天晚上又一次共同欣赏了电影《向阳院》。在那个年代,一部电影会反复放映,不知看过多少遍。

向阳院成立以后的日子里,老潘常拿些单位电影票到院子里卖给住户,我们常常能在星期一(玄武区星期一休息)去玉河机械厂(以前叫801厂)礼堂看电影,电影票很便宜,好像也就一毛几一张,我们那时的业余生活就全靠他了。

老潘家变成临时会议中心

七六年夏天快要来临之际,唐山大地震了!所有人都沉浸在地震的恐慌当中。我哥哥被爸爸带到了他们单位,因为那里有为工人统一搭建的帐篷,我是女孩,住在那里不方便,就跟着妈还留在原来的家。

老潘的家成了临时会议中心,大家在那里商量怎么办,商量后决定,在院子里划分每家一块地方,放下一张大床,自建防震棚,组织院里男同志轮流巡夜,保护大家安全(也防小偷),一有地震的迹象,就大叫:“地震啦!地震啦……” 同时敲脸盆唤醒大家!

于是,形状各异的防震棚就在大家的手中诞生了,芦席、油毛毡、长木棍成了紧俏物资。后来听我爸爸讲,他们单位的工人都堵在他办公室要油毛毡,送回家给家人搭防震棚,不给就不走!“公家的东西怎么能拿回家呢?”我父亲的工作真难做!

有天晚上七点钟的样子,真的地震了!我坐在小板凳上正和几个同院的小朋友玩儿,就觉得板凳朝一边倒,人跟着向一边倾斜,还没转过弯来,就听有人大叫:“地震了!”顿时,锅碗瓢盆敲得震天响,还在楼里洗碗、烧水准备洗澡的人们立刻大叫着向楼下奔,脚跺在楼板上发出的咚咚声,像砸在所有人的心上……虽然只摇晃了一两下,但那天夜里,许多大人都没有睡觉。

向阳院里的幸福生活

那一个夏天,我们天天都是在惊恐和炎热中度过的。夏天过后,我上学了,地震产生的风波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了。不久,向阳院里装上了有线广播,大院周边的几棵大树上分别挂着小木头盒子一样的喇叭,我天天伴着广播里传出的“东方红……”乐曲声起床。

向阳院里,人们平静而规律地生活着。在单位当水电工、木工的人,常常为遇到困难的家庭义务劳动,放寒暑假时,上班的人们不用担心家中孩子没饭吃,只要上班前对院子里几个老人家说一声,孩子们是不会饿肚子的,她们会在安排完自家孩子吃饭时,也顺便帮其他人家的孩子热热饭。遇到天公不作美,也不必担心晾在外面的衣服被淋湿,等回到家,电灯一开,就会有人把帮你收好的衣服送来给你!

向阳院的大牌子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陈旧,到八十年代,也就消失了,而我们生活的那个大院,始终保持当年的习惯,一直到拆迁……